

彩色魔幻系列

蓝色 噩梦

BLUE IS FOR NIGHTMARE

哈尔滨出版社 [美] 劳莉·菲利亚·斯道勒兹/著

蒙启红/译

彩色魔幻系列



蓝色 噩梦

BLUE IS FOR NIGHTMARE

美]劳莉·菲利亚·斯道勒兹 著 蒙启红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2004 - 0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噩梦 / (美)斯道勒兹著;蒙启红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80699 - 315 - 0

I. 蓝... II. ①劳... ②蒙...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335 号

"Translated from"

BLUE IS FOR NIGHTMARES

Copyright: © 2003 Laurie Faria Stolarz

Published by Llewellyn Publications

St. Paul, MN 55107 USA

www. llewellyn. com

责任编辑:路嵩

封面设计:蒋宏工作室

蓝色噩梦

(美)劳莉·菲利亚·斯道勒兹 著 蒙启红 译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 - 82159787

E - mail: hrbcbbs @ yeah. net

网址: www. hrbcbbs. 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 插图 4 幅 字数 18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9 - 315 - 0/I · 104

定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2129292

作者简介：

劳莉·菲利亚·斯道勒兹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塞伦市，在北安得佛的梅里麦克学校接受教育，并在波士顿的爱默生学院获得了文学创作艺术硕士学位和电影剧本创作毕业证书。现在，她在讲授写作和法语。主要作品包括《蓝色噩梦》《白色魔力》，并正在创作续集。



Blue
is for
Nightmares



→ 白色代表勇气 ←



→ 绿色代表希望 ←

责任编辑：路 嵩

COVER DESIGN JIANGHONG STUDIO 2004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 鹤菲阳
 www.jianghong.com.cn Tel: 010-82562911
 专 为 您 想 做 包 装 的 机 会

第一章

总是那么相同的情形。夜里，树林中，寻找迪瑞尔。她身体的声音潜伏在我身后的某个角落。树枝折断的声音。树叶劈啪作响。风在我耳边回旋，我禁不住迎风流泪。而胃里的疼痛——急剧，滴血，尖锐，真实。

我的噩梦让我对睡眠感到恐惧。

我用三个手指掐着剃刀刀片的一端，然后拿了一枝新的蜡烛，在蜡烛的柱面刻上了 D. O. E. S 四个字母，每一下刻痕和刀片的每一次拉动都让蓝色的蜡屑随之滑落，像闪亮的细小的雪花。

它们是迪瑞尔名字的缩写字母。然而，迪瑞尔却毫不知情。她正在她的日记上奋笔疾书，和每一个夜晚一样，坐在床上，和我在咫尺之间。

完成了字母 S 的最后一个拐弯，我把刀片放在一边，从抽屉里拽出一根鼠尾草。它已经干透了——灰色的叶子枯萎，蜷曲着——现在烧掉它，正是时候。我用一根细绳把鼠尾草缠了缠，这样烧起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烟，也就少些麻烦。然后，我把它放到床边的橘红色的陶罐里。

“要睡觉啦？”迪瑞尔问。

“马上。”我拧开了一瓶橄榄油的瓶盖，在手指上滴了几滴橄榄油。





她点点头，哈欠着，盖上羽毛笔尖的笔帽，合上日记本。“拜托啦，别把咱们寝室烧着了，我明天历史课上还有重要的发言呢。”

“那才更应该把它烧了。”我开玩笑说。

迪瑞尔和我成为室友已经有两年多了，所以她早已习惯了我的“仪式”。

她翻身转到她自己那一边，把被子拽到了下巴颏儿。“别熬太晚了，你明天不是还有法语考试吗？”

“谢了，老妈。”

我看着她闭上眼睛。嘴角、前额的肌肉都放松下来。这场景真是太让人难过了：即便是在午夜之后，没有了任何化妆的痕迹，没有一丁点儿的掩饰，头发随便地在橡皮筋里打了个结，她看上去仍是那么完美——有棱角的面颊，粉红的、撅着的嘴唇；翻卷的、金色的头发，猫咪一样的眼睛和上翘的、乌黑的睫毛。难怪希尔克莱斯特学校的所有的男生都想追她，难怪每一个女生都憎恨她——难怪，查德和她分手了三次，每次都又回头找她。

我用蘸了油的手指碰触到蜡烛的顶端。“向天，”我轻声说，然后我又摸到蜡烛的底，“向地。”我用手指蘸了更多的油，手指从蜡烛的中间，沿着蜡烛向上，触到了顶端，再回到中央，然后向下，小心地把刻着字母的一面对着自己，迪瑞尔是看不见它们的。

“一次把它都浸湿了不是更简单吗？”迪瑞尔问。她的眼睛睁开了，看着我。

我逆时针转动蜡烛，用手掌挡住字母，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润湿蜡烛表面。“可能吧，但那样会把不同的能量混淆在一起。”

“那是，”她说，翻了个身，“我真无知。”

当蜡烛全部涂好了油，我点燃了一根长长的木质火柴，把它

放在了我奶奶去世前留给我的银烛台上。这是我最喜欢的烛台,因为它是奶奶留给我的,也因为它像个盘子,并且在底座边上环绕着蜿蜒的手柄。

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默想着窗外的那轮弯月:让鼠尾草和刻了字的蜡烛来帮助我吧,在这个月光清朗的晚上,把我的噩梦赶走。我点燃了鼠尾草,看着它烧着了;叶子蜷曲起来,在橘黄色的火焰里舞蹈,变黑,消失;我祈祷,但愿我的噩梦也如此消失。

鼠尾草只剩下了灰烬。我把陶罐拿到屋角的水池,灌上水,看着一缕青烟打着漩儿升腾到天花板。

我回到床上,把蜡烛放到床头柜上,刻着迪瑞尔名字缩写的一面面向我,然后从抽屉里抓出一枝钢笔,在手掌上画了一个大写字母 G,代表奶奶(G 是英文奶奶 grandmother 的第一个字母。译者注)。希望今夜我能梦见她,希望今夜我只梦见她。

我钻进被子,看着蜡烛把刻的字母烧掉。迪瑞尔名字的第一个字母“D”已经只剩下一半了。

然后,我闭上眼睛,拥着自己入睡了。



第二章



我坐在餐桌边、奶奶的对面，狼吞虎咽着她最拿手的烤鸡蛋三明治和一包已经不大新鲜了的薯条。她拿着英式松饼，而我在欣赏着她无名指上的紫水晶钻戒——那大块的紫罗兰色的石头差不多都到了她的指关节。

“这儿。”她发现我在看，想把钻戒从手指上摘下来，可是摘不动。她挪到水池边上，用肥皂水把手润湿。

“没关系，奶奶，不用了。”

“我想拿下来。”她说。钻戒终于从她手指滑脱，她递给了我。“戴上。”

我照着做了。正正好好。

“这是你的戒指。你出生的时候我给你买的。我只是替你保管着，直到你长大。看，里面有你名字的缩写。”

我摘下来看——字母 SAB，刻在金子上。斯泰西·安娜·布朗。

“太漂亮了。”我说，递还给她。

“不，”她说，“我希望你留着它。现在是时候了，何况你的手指戴它比我戴更合适。”

我重新把戒指戴到手指上，亲了亲她的脸颊。“谢谢，奶奶。”我离开桌子，到外面呼吸些新鲜的空气。已经是晚上了。天空像漆黑的幕布，点缀着细碎的灯光。从我的唇间呼出的是



长长的云团,我的上下牙开始打架了。

我能听见有人在院子外面的喊声。我朝着声音走去,很快就通过了栅栏,进到树林里。每向前一步,声音就更大一些,更持续。“迪瑞尔,”我叫,“是你吗?”听起来像她。我想她一定又和查德吵架了,到我奶奶家来找我。

我向前伸着胳膊,朝着声音的方向奔去。但是我不得不停下来了,胃的下面灼热地疼痛。我用手捂着肚子,大口地喘气。我要小便。

我回头往家的方向看。隔着层层叠叠的树和灌木,现在似乎是看不到了。到处都是黑的。甚至我刚刚见到的点点灯光也被黑色的树枝涂成了黑色。

一根树枝在我身后的什么地方折断了。又有一根。“迪瑞尔!”

我紧紧地夹着双腿,蹒跚地走向那个遥远的声音,一只手向前伸着,撩开挡在前面的树枝。我感到脚下的地面开始变成了沼泽。我停下来喘气的时候,它开始带着我慢慢下沉。

我还是能够听见迪瑞尔的声音,但这声音现在却更远了,在森林的更深处。我尽力想听到其他的动静,听听我是否在被人钉梢。然而,只有风声,梳理着十一月份的虚弱的枝叶,在我耳边呼啸。

我迈了一小步,感到地面陷得更深了,要把我的脚吞到无底的淤泥中。更多的树枝在我身后断裂。

我试着从泥里抬出脚,走出去,但我往外拔脚的时候,我的旅游鞋不见了。

疼痛灼焦了我的胃。我拼命地要逃:我抓住了一根树枝,可又脱手了,结果坐了个腚墩,烂泥渗透了我的裤子。

我查数——一个密西西比男孩、两个密西西比男孩——同时夹紧大腿,可是没几分钟,我尿了。



“斯泰西。”一个男性的声音在黑暗中轻声说道。

我闭上眼睛，把头埋在双腿之间。迪瑞尔在远处的喊声变成了号啕。现在他在叫我，叫我的名字。

“你躲不了，斯泰西。”他的呼吸。我不能放弃。我摸索着地面，想找到一块石头或树枝什么的保护自己。我找到了一块石头。不是非常大的，但手感很好、边缘粗糙的石头。

我弓起脖子向天上看，我知道北极星会给我指引方向。我使劲眯起眼睛去找，可是没有用，任何一点光亮的痕迹都被藏在了树梢的背后。

我彻底从泥潭中爬了出来，手里紧紧攥着那块石头，伸着胳膊向前踉跄了几秒钟，树枝像爪子一样刮在我的脸上，直到我到了一块圆形的空地。我抬头，树梢分开了，给月亮留出了位置，上弦月。

灌木丛里沙沙的声音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看过去，眨了几次眼，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站在两棵树的中间，离我几英尺远。我没有动，他也没有，只是伸出了胳膊，像是在让我看他拿着的东西。似乎是什么花的花束。

借着月光，我用力地看。现在我看清楚了——大小，颜色，花瓣像铃铛一样绽开。它们是百合。

我知道百合意味着什么。

我撒丫子就跑。可我的双脚踩在叶子和树枝上，像穿了一双不合适的滑轮鞋。

我停下了，闭紧眼睛，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了响亮的号啕。我那只光着的脚，我俯身感觉它——一枝细小的树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足弓。我咬住自己的大拇指，过了几秒，才觉得有点能够忍受那疼痛了。我不能停在这儿。我需要逃走。我必须快。我要把树杈拔出来，可我那跳动着作痛的胃却使我弯不下腰。

我咬紧牙关，把大腿夹紧，祈祷这一切赶快结束。我把双腿



夹得更紧,再紧些。

还是不够紧。那种温暖在我的双腿间蔓延开。裤子的前面全都湿了。我夹紧双腿控制水流的位置,希望不被他听到,但我的肌肉因此而酸痛。我感到自己的脸也绷紧了,眼睛里都是泪。我无法控制了。那股细流从我的腿间渗出,啪嗒啪嗒地落在我下面的树叶上。

“斯泰西,”他喘息着说,“我知道你的秘密。”声音缓慢而沙哑,而他的气息就在我的脖子后面,那么近。我回身猛击过去。

我张开嘴要喊,可是我的喉咙被土堵上了。到处都是土。我的鼻孔,我的眼睛。我抓住嗓子让自己喘气,并意识到我的手里还攥着一块石头。我的指甲抠进石头缝,把它扔了出去。使劲地。

喀嚓。玻璃破碎的声音。当灯亮了的时候,我坐了起来。

第三章

“斯泰西!”迪瑞尔喊。她从床上弹起来,喀哒一声点亮了灯。“你没事儿吧?”

我撑着脖子让自己呼吸,嗓子眼儿也不再被泥土堵着了。床前面的窗户被打碎了,大块的、锯齿状的玻璃碎片洒了一地。

我看着迪瑞尔。她现在坐在我的床边,也在望着我,等着某个回答,某个解释。

可是我怎么能给她一个答案。在我自己还没有一点线索的情况下。

“嗯,我没事。”我说着,把被子围在腰部,两条腿依然搭在一起。

“你还总做这些梦,呵?”

自从开学我就重复地做这样的噩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然而,因做梦而尿床,还是一个秘密。

“可千万别把‘释放太太’吵醒。”

“释放太太”是我们给舍监拉芳夫人起的绰号,因为无论她走到哪,你都能听到她裤腿里发出的微弱的琐碎的声音,而且她闻上去总是像一条湿漉漉的狗。然而,我又能笑话谁呢?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薰香和花浸液上,来掩盖我自己的那点小毛病。

“你把什么东西扔了?”迪瑞尔问。

我向床边看。那枝蓝色的刻着迪瑞尔名字的蜡烛只烧了一



半，烧到了字母 O。难怪那个魔咒没有我预想的灵验。

“一定是我的水晶石。”我说，看到台灯旁边的地方空了。

“但愿它没被摔碎。”

“水晶比玻璃结实，”我说，“天亮了我就去找。”

当迪瑞尔从床上起身去查看损失的时候，我松了口气。我从床脚拉过来那条加厚的阿富汗软毛毯，铺在腿上和身体中部，怀疑薰香的余香和蜡烛的气味是否足以掩盖我噩梦般的、床单之下的“酿造”。

“这个能用得上。”迪瑞尔从衣柜里拽出一件查德的旧曲棍球衫。我真奇怪她为什么还留着它，他们已经有一年没约会了。但如果她只是用它缝缝补补，我倒是不应该嫉妒吧。

“你在干什么？”

“你就瞧着吧。”她从梳妆台里抓了一把曲别针，然后穿上足有四英寸高的厚底木屐，鞋上印着美洲豹的图案，“你还说我找不到穿这双鞋的时候呢。”她唧唧唧唧地走到窗户那儿，拉上橘红色的窗帘，可窗帘不够大，两扇窗帘中间还差了六英寸。“这就是你每年花两万美元读的寄宿学校给你的一切：便宜的玻璃窗和不合适的俗气的窗帘。你知道吗，在福瑞学校的寝室里，他们有极可意（商标名称。译者注）水流按摩浴缸呢。要不是我已经念到了三年级，我就转学。”一阵急风吹进来，把英国文学的笔记吹到了桌子下。“把它们捡起来好吗？”她问。

我假装没听见，把头埋在写了大写字母 G 的手掌里，想着为什么我的魔咒不灵了。我爱迪瑞尔，像姐妹一般，但我再也不想梦到她了，不想在一切都尚未发生的时候就看到了未来，不想让三年前的一幕重演。

我向墙上的水彩画瞥了一眼。我和莫拉。莫拉，我打临时工时照顾的小孩。我们坐在门廊里的木秋千上。

“你看怎么样？”迪瑞尔问，指着窗户，她的手工活。她已经



把查德的曲棍球衫别在了两扇窗帘之间，堵上了它们之间的缝隙。球衫上大大的“0”号正在瞪着我，像是在给我的潜意识传递着某种信息。

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

“希望能挡住外面的寒气，今天晚上我可得穿暖和点。谁知道呢，也许，我该给查德挂个电话，他能让我暖和起来。”她挑起眉毛，笑了。

我怀疑她是不是知道我对查德的感觉，她刚才扔下的那颗小炸弹要把我逼疯了。

“跟你说啊，”她说，“明天你把碎玻璃收拾了，我负责修理窗子。我肯定我们能找到个人把它换了。尤其是如果我们叫警察。”她抓起皮包，开始整理里面的物品。那是品牌的皮包，她在佛罗伦萨度假时买的——深浅相间的棕色，印着无数个小字母 F。她掏出一个配套的、也印满 F 的钱夹，点了几美元的零钱。“我到大堂买些脱脂可乐，一起去吗？”

“不了。我在这儿收拾玻璃碴儿。”

她耸耸肩，转动了她的厚底鞋。我看着她离开，然后从床上爬下来。温湿的棉质睡裤在大腿后面粘成了山脊状。床单也一样湿透了，从中间的水洼升腾起酸苦的味道。这景象虽然恶心，但我却一天天地越来越习惯了，像妈妈们习惯了换尿布。尽管，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毛病，即便在小时候。更糟糕的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迪瑞尔也不行。

我在衣柜里迅速地翻找另外一条蓝色的睡裤。我拽出来一条深色牛仔裤子、黑毛衣、两条灯心绒、一件羊毛衫，终于找到了一条，只不过是灰色的。但愿迪瑞尔别注意。

我把睡裤从腿上扒下来，踢到床底下。门后面的穿衣镜里我的形象吓了我一跳——像被漂白了的皮肤上面点缀着鼻子、眼睛、嘴。平常纯净的肤色看上去浑浊。棕色的眼睛里布满了



血丝。头发在肩上乱成了团儿。它们曾是那么润泽,有质感,是我所有朋友的妒忌对象。

我侧过身,目光游走,看到细窄的腰身——屁股也开始向外鼓出来了。腿,怎么也不像今年夏天穿着蓝色短裤的时候那么有型了。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些变化,到我照镜子这一刻,这些变化又持续了多长时间?

我知道了。在我返校之前,在我做那些噩梦之前,我感觉和看上去都那么神采奕奕。

我用湿巾使劲擦了擦腿,套上灰色的睡裤,看了看房间的鞋架。那上面就是我在梦里穿的那双黄色旅游鞋。每一只鞋都有一个装饰性的木珠,鞋带从中间穿过。木珠上刻着太极的标志,代表祥和的图案——两个半弯月亮契合在一起。这是我最喜欢的旅游鞋,可是自从年初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们——因为我的噩梦。

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个锥形筒的麝香气薰香和一瓶薰衣草香水。锥形筒有我的拇指那么长,点燃的时候有男孩子般的味道。我在手指上滴了几滴橄榄油,把锥形筒的外面润湿。这混合的气味足以掩盖我在这学期一开始就制造的“花露水”味儿,幸运的是“释放夫人”并没有投诉我。

我知道我得抓紧时间了。迪瑞尔每一分钟都可能回来。我蹲到床边,拽出一把塑料袋。我每次去商店都习惯性地多拿几个,现在已经攒成“库存”了。

我扯掉弄脏了的床单,露出床垫上垫着的塑料袋。它们也湿了。我尽量把它们卷好,塞到床头柜底下,又快速地铺上几张新的。在铺新床单的时候有些麻烦。我拽好一个角,把另一端弄平整,可在弄第三个角的时候,第一个角又卷回来,皱了。

“又来了意外啦?”迪瑞尔站在门口,怀里满是从大堂的自动售货机买来的可乐和巧克力。“我憎恨这种事。”她冲着床单



点着头,我感到自己的面部僵硬了。

“最麻烦的事是把血弄干净,”她接着说,“我通常是把它们送到洗衣店。你就是为这个换床单吧?”

我点头。

“做女人的欢乐颂。”

松了口气。她还不知道。

在迪瑞尔忙着把她刚买来的东西塞入已经满登登的小冰箱时,我把湿床单踢到床底下,用干净的床单罩住了床垫的四个角。

“点薰香了,我闻着了,”她说,“你最近可烧了不少薰香。”

我没理她,光着脚走到碎玻璃那儿。我用一把好几天都没碰过我头发的梳子当笤帚扫,用数学笔记本撮,终于把这两样东西都派了好用场,心里还有点得意。

我走到垃圾桶,倒了一半,停了。闭紧眼睛,咬牙,听见从自己喉咙里发出猫一样的尖叫,刺痛穿过了我的腿,穿透了脊梁,扎在我的双肩和脖子上。

我落掉了一块玻璃。我抬起脚,把脚底扭上来看,一块钻石形状的玻璃露了出来。

“我给卫生中心打电话。”迪瑞尔说,“你要叫救护车吗?”

“不用,我能应付。”我跳着到了床边,仔细一看,能看到玻璃插入的地方。一个清晰的、斜向的切口。我深吸了口气,掐住露在外面的一端,猛地从脚里把玻璃拔了出来。明亮的红色,还滴着血。

“哇!”迪瑞尔一头扎到床上,脸埋在印满了粉色的佩斯利涡纹旋花的鸭绒被里。

“我需要你到我的组合抽屉那儿,”我说,“给我拿个土豆。”

“土豆?”迪瑞尔从床上的褶皱里瞥着我。

“求你了。”